

ART 艺术

## None Tag Girl 撕去身上所有标签

文/黄俊 图片提供/Leo Xu Projects 编辑/许佳

“80后”、“女性身份”、“具象表现主义”、“中国特色”……崔洁并不愿意让标签成为自己艺术实践的某种说辞。



### 新作聚焦建筑美学“展现一种交错感”

上海成长、杭州学画、北京发展,这些经历对崔洁来说,都是创作的养分。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她,如今是一名活跃的年轻画家,作品在布拉格“第四届布拉格双年展”、北京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、马德里 Tomas Y Valiente 艺术中心等艺术机构都有展出。日前,崔洁与李姝睿、张君钢、李洁藉这几位青年艺术家在上海举行了一个群展,通过对“景”的描绘为线索,逐一展开不同的视觉体验。

异于先前出现在月球背景前的选美小姐,行走在紫禁城的宇航员,崔洁此次一改以往对人物的描述,将视角转入了城市景观建筑与绘画间的关系研究。影片《公民凯恩》的导演奥逊·威尔斯对图像叠影的运用更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。画布上的城市风景如同剥离后再组合的图层,累积起来塑造一副幅似曾相识却又模棱两可的城市图卷。

崔洁说:“这批创作是我从杭州迁居北京后的作品,多聚焦于北京城郊日常、乏味的建筑风景,小到收费站关卡、停车场、厨房,大至街面、工厂等。我摒弃了早前艳丽的色彩,进行偏灰处理,让作品呈现一种低饱和的效果。”

### 不期望观众理解作品“那是他们的判断”

外界一致认为这些作品是崔洁转型之作。她不介意如此评说:“风格是在变化中成长,一旦固定,所谓的风格就死了。”

崔洁并未期望作品引起观看者的共鸣。这一观点其实染上了一层上海女孩的“撒娇”。“作为画家,我只会把想法更多地放在创作上。在展览中通过作品与观众交流,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。观众通过作品所感受到的是属于他们的经历。”她举例说:“我所画的这些建筑,在一个文艺青年眼中,有可能是一片世外桃源,可对一般的工人而言,就只是一间厂房,每天工作的地方。观众如何去感受你的作品,创作者是无法去控制的。”

崔洁对自己作品有一个最简单的期望——“我在创作的时候很兴奋,也希望大家看作品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。”

### 从不考虑市场接受度“不想复制前人脚印”

对诸多年轻艺术家来说,市场接受程度的高低是其维持创作的关键之一。而对于“艺术市场接受度”这个概念,崔洁认为:“要考虑市场,我觉得就要去复制他人的成功。我在创作时,从不会考虑市场的接受度。”她认为,重复前人的脚印,也就意味着创作的堕落。

“考虑市场,就迫使你要考虑,是否要通过一种更好的方式去传递你所要表达的东西。我从不允许自己有这样的想法。哪些作品是符合展览形式,怎样的展览形式能被观众吸引,

才是我需要去担心和考虑的事情。”

同许多年轻艺术家一样,崔洁不少作品的视觉范围都是围绕个人私生活,这让她的创作充满着不确定性。她觉得这是艺术家的通病,但幸好她会把这个通病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原动力。“很多时候,我正在做一个展览,而新画也已经出来。我永远觉得新画要比做展览的作品好。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,因为这是我曾经的一些思路,是我创作的轨迹,在这些矛盾出现之际,我是需要去正视它,而不是选择忽视。”

B=《外滩画报》

C=崔洁

B: 外界评论这些展览画作去掉了西方期待的“中国特色”的绘画。对你而言,什么是“中国特色”的绘画?

C: 我理解最早是指那些专门画“老毛”之类的画作,以“符号性”为卖点。我没觉得自己身上有着明显的“中国特色”,我也不会去创作所谓的“中国特色”。不过我是中国人,我的生长环境就是一个现实。这个现实,可以看作是我创作的养料。随着如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,所谓的“中国特色”概念已经模糊了。然而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,我身上的“中国符号”是像烙印一样无法剔除掉的。

B: “女性身份”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?

C: 这个身份对所有女性创作者而言,肯定都会有影响。至少我现在暂时没感觉到,但以后结婚,或者怀孕肯定会创作有一定的影响。这个是我对“女性身份”的一个预见。从我自身出发,我的创作并不是通过女性的视角,而是通过“人”的共性。在我看来,区分男性女性的视角本身就是狭隘的。

B: 很多女性画家总会被冠上“女权”的头衔,你愿意吗?你对“女权”一词的看法是什么?

C: 首先,我不是女权主义者,我也不会特别提出作为一个女人,我应该去争取怎样的权益。就像我一直在考虑的,我的创作讲述“人”的共性。而且,如今社会,这个矛盾已经不像当年那样激烈,女性现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去展现个人魅力。

B: 如今,越来越多的年轻画家开始崛起,但成名快消失也快。你作为一个青年画家,是如何看待这一“泡沫”现象?

C: 我认为,这还是要看个人的判断力。我身边有一些艺术家朋友,一旦创作有了点起色,很快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干扰——很多评论家、画廊老板都会赞美,作品在短时间内会好卖……从而导致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考虑创作。我一直清楚,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是两条平行线,永远不会相交。

